

259978

An illustration in a stylized, woodcut-like style. The scene is set at night, with a dark blue sky and a light greenish-yellow ground. A line of soldiers in dark uniforms is marching from left to right. At the front of the line is a dark-colored jeep. The soldiers are carrying gear, and some are holding rifles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line of trees and rolling hills. On the left side, a large, light-colored tree trunk with dark spots is visible.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, there is a small, octagonal green stamp with a grid pattern and the number '150' inside.

夜奔长白山

马云鹏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夜奔長白山

馬云鵬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夜奔长白山

马云鹏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5/8印张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0,000 定价(4)0.3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抗日斗争的中篇小说。它反映了当年东北人民，饱含着国土淪亡的沉痛，和滿腔复仇的感情，英勇頑强地坚持抗日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同时，小说也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时大肆烧杀、掠夺等各种惨无人道的罪恶活动。

故事圍繞着木匠的儿子——虎子的对敌斗争而展开。从孟書記在他們屯里組織地下斗争开始，虎子就跟爸爸担任秘密的連絡工作。在复杂、残酷的斗争中，虎子经历了很多次惊险的場面，但是他都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。在組織劳工暴动以后，他随着游击队一同奔向长白山。作品有力地刻划了虎子倔强、勇敢而机智的性格，写出他在这一系列斗争中，在党的教育下的成长过程。

吃过早飯，我跟爸爸說：“咱們給媽媽祭坟去吧。”

爸爸兩腿搭拉在炕沿下，身子向前微躬，胳膊肘拄在膝蓋上，閉着眼睛默默地思索着，象有很多心事似的。他狠命地吸着烟，每吸一口，烟鍋里就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，白色的烟霧从他嘴里吐出来，在头上縈繞。不一会，屋里就充滿了一股浓烈的烟辣味。由于他的沉默，屋里显得很靜，只有外面的寒风，把窗戶吹得嚓嚓发响。我看他这种不动声色的样子，心里很着急，便提醒他：“今个是正月十五啊！”

他把一条腿盘起来，烟鍋对准靴跟上的釘釘咋咋地磕两下，又伸进烟口袋里装了一鍋，对准挂在墙上的火繩，用力吸了两口，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慢慢地說：“就在門口烧两张紙算啦。”

我向他央求道：“爸爸，过年的时候，咱們都沒給媽媽上坟，这回該去了。去吧！嗯？”

他沒有言語，又閉上眼睛，卜卜地吸着烟。

爸爸的脾气我可非常熟悉：他不爱說話，常常一个人坐着沉思，很正直，但有点火暴；不論什么事，他对別人总是商商量量，要是对我，那就是他說了算，如果我对他反駁，第一

句没有什么，第二句就瞪眼，到了第三句就给我一巴掌。其实我倒没有挨过多少次巴掌，因为我不跟他犟眼子。长这么大他只打过我两次，一次是骂人，一次是偷人家梨头。哎呀，当时好多人都来劝解，屁股痛不算什么，就是这脸皮没处挂。

近几年，人家都说他的脾气跟过去不一样了。那么他过去是什么样的脾气呢？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爸爸从小学木匠，二十岁结婚有了我。一天他出外做活，地主孙大洋鑽到家里调戏了妈妈。从此，妈妈得了惊吓病，在我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她就死了。妈妈死后，爸爸把我寄养在姨媽家，他跑到一个矿山去做木工。姨媽把我扶养到八岁，爸爸从矿山回来了，以后我就帮他做一些轻微的劳动活，必要的时候还帮他拉拉大锯。离开姨媽家以后，我和爸爸的缝缝补补，就由后院的二信嫂子帮忙……。

这些事都是爸爸告诉我的，我对地主孙大洋的仇恨，对姨媽和二信嫂子的恩德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我十四岁那年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算起来已经有二年多。这二年真是兵荒马乱，什么“大刀会”、“竹篮会”、“救国会”兴了一阵，和日本鬼子东挡西杀，死了好多人。从今年春开始，表面上算平静下来，鬼子就在这一带成立了办事机关。孙大洋当了屯长，他的大女婿贾二皮在土城子牢狱里当审讯官，二女婿刘赖赖给日本人当劳工头子。老屯长和他的儿子，靠着有钱有势，在村里无恶不作，全屯的老小没

有一个不恨他們的。

我又問爸爸：“你給不給媽媽上坟啦？”

他还是不語，低着脑袋只顧吸烟。为了不惹他翻臉，我只好自己去了。我把一碗大渣子飯用破手巾包起来，帶上一双筷子，又从炕席底下翻出两张揉皺了的黃烧紙，对爸爸說：“那我独个儿去乱葬崗子了。”

我都走出了房門，他才在屋里悶声悶气地叮嚀了句：“燒了紙快点回来。”

“恩。”我答应了一声，随手帶上門，朝大街走去。

往年的今天，在我們孙家屯里，簡直是个最快活的日子：耍龙灯、高跷会、蹦蹦戏，走了这伙来那帮，到处是鑼鼓喧天，喜气洋洋。現在呢？街上沒有一個人，死寂沉沉的，兩旁堆滿了碎石和燒焦的房木。到处是被鬼子燒毀和拆毀的房子，許多人家只好在山根或倒塌的房角处搭一个草棚住宿，用秫秸扎的窗戶樞上，挂着补釘落补釘的破褂子遮擋風雪。

我沿着車道向西走着。阴云布滿了天空，太阳沒有一點光輝，道旁和断墙下的积雪发着黯淡的白光。北风呼呼地叫，这些搭起不久的馬架式草棚，吱吱地响着，仿佛馬上就要被刮倒。风从草棚子頂上抓起一把干草，远远地吹到南大地里，吹到积雪茫茫的曠野里，消失在柳树河的深沟里。我身上穿的很单薄，冷得直打哆嗦，兩只耳朵冻得跟小猫抓了似的难受。严酷的冬天，象日本鬼子一样的折磨人！

拐过团山子，我踏上一条蜿蜒狭窄的雪路，走进乱葬岗子。这里更是一片死寂，雪路上没有脚印，看样子人们都不来上坟了。我找到妈妈的坟丘，把墓前的雪用手扒了扒，摆上供品，点着黄烧纸，跪在地上磕了一阵头。妈妈在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，她就死了，她是什么样子呢？她和姨媽的模样差不多吧？无疑問，她一定和姨媽一样的慈爱吧！可怜的媽媽，你死得真苦啊！我心里一阵酸楚，眼泪簌簌地流出来了。

风在山谷里呼呼地吼着，掀起坟丘上的浮雪，把几棵孤立的柞树吹得沙沙作响。我抬起头，望着南边的大地，它象穿了孝袍一样，一片白茫茫，靠近柳树河大道旁的那棵老柳树，在寒风中颤抖着枯得发黑的树枝。几只老鵝在我头顶上嘎嘎地叫了两声，就落到那个被狼和野狗扒开的坟上，抑着头，凝然不动地呆了一会，就用尖嘴啄起来，发出一阵砰砰的声音。我拾了一个雪团，向它們擲去。老鵝顶着北风艰难地飞走了。我发现我周围有很多白的黑的狼粪，还有几块带着肉絲的骨头。我的心馬上抖了一下，脑袋酥酥地直胀。不行，得赶紧离开这里！我把那碗冻凝成一块的大渣子飯倒在坟头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媽媽，你放心吧，我和爸爸都过得不錯，虽說这两年日本鬼子鬧得挺凶，可也沒把我們爷俩怎么样。好，我走啦。”我轉身匆忙地走出乱葬崗子。

天真冷啊！我把碗夹在腋下，聳着肩，一边跺着脚走，一边用两手擦着麻木的脸。我刚走上大道，就听西边传来一阵粗野的嚷叫声。扭头一看，那边来了一队人，他們勉强

地、痛苦地走着。有人踉踉跄跄地向前移动，跌倒了，用两手撑着地面，艰难地爬起来，再往前走。七八个骑着大洋马的日本鬼子，气势汹汹地在路两边走着，大声嚎叫着，不时用皮鞭抽打他们，或者提起带着刺马针的大皮靴，蛮横地踢他们腰背。我站到路旁，他们从我眼前走过。我看清他们都是些庄稼人，衣服破烂不堪，有的人衣服上还凝结着殷红的血斑。每个人的脸都显得异常苍白，眼眶进去的眼睛闪烁着愤怒的亮光。

我远远地跟在后边。

住在团山子半腰上的两户人家，从门缝中伸出两个脑袋，向路上窥望。走在队伍后边的一个人，拼着力气向那两人喊：“乡亲们，不要看啦！我们是抓去到柏山做劳工的，有心的，给咱们家捎个信，叫家里人去柏山捡几根骨头回来，我们到了阴曹地府，也就算放心了。我家住在……”

鬼子的枪托打到他头上，他脑袋沉垂、身子弯曲，无力地倒下了。旁边的一个人急忙把他扶起来。他的面孔青得吓人，嘴角旁流着一道发黑的鲜血，他困难地睁开眼睛，怒视着鬼子，上牙齿咬着下嘴唇，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。

他们走过团山子，转向南边的大道。突然，从山后窜出一队人马，呐喊着直向鬼子冲去。我急忙跳进沟里，俯在沟沿上瞧这一伙人马。他们有的穿着青衣，挥舞着大刀，喊着吓人的杀声，向鬼子砍去。有的穿着普通庄稼人的衣服，拿着火枪，瞄着逃跑的鬼子。那枪声象敲铁桶一样地噹、噹的响，枪口上连烟带火的一块往出冒。枪口虽对着鬼子，可是

鬼子还照样地逃跑。最后还是那些拿大刀的去追上去，把鬼子一个个砍倒了。这些神秘的人，动作很迅速，战斗进行得很快。最后，没有一个鬼子活着跑掉了的，马和枪都落在他们手里。被搭救的人扯着他们的马，简短地对了几句话，便背着缴获的枪，随同他们一同向北去了。

这是些什么人呢？他们不是纯粹的马队，有骡子，甚至还有人骑了一匹毛驴。看他们的打扮，象是大刀会的，可是大刀会是不使枪的，而且他们早已经垮了，这一年来根本就沒听到他们还有什么活动。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嗯，大概又是个什么新的军头。

二

孙家屯不再沉默了，人们开始骚动起来，对这伙神秘的人，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。有的说他们是大刀会的，“许是大刀会又兴起来了”；有的说他们是游击队，“许是从长白山上下来的。”

晚上，满天的阴云，风越刮越大，吹得院里的秫秸秧子吱吱喳喳的直响。我和衣趴在炕上。爸爸仍和往常一样，坐在炕边守着火盆吸烟。屋里黑洞洞的，我两手托着下巴，瞅着一闪一闪的烟火，借着烟火的红光，我看见爸爸还是闭着眼睛在沉思。白天的事情，使我心里很久没有平静下来，我说：“那伙人真行，把鬼子劈得哇呀哇呀的，我瞧着真痛快，有人说他们是游击队。爸爸，什么叫游击队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小孩子，不懂就不要乱打听，挣钱

不多管事倒不少！”

爸爸是个好心肠的人，而且还很疼我，就是这脾气有点怪，有时候我多么想和他唠一唠，可是他张口就噎人。我默然不語地翻过身，仰脸躺下。

二信嫂子来了，他一进门就喊：“虎子，把灯点着！”

我爬起来，用麻杆在火盆里引起火苗，把窗台上的油灯点着。

二信嫂才二十五六岁，中等身材，很壮实，她拿着一双剪好了的鞋样，站在地上说：“快开春了，我给你做双鞋。来，把脚伸过来，量量大小。”

我把脚伸过去，她把剪得跟鞋底一样的硬纸片，对着我脚板比量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“正好。”

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脚有多大呢？”

她朝我脚上轻轻打了一下，瞅着我笑道：“你呀，你一天长多高我都知道！”

二信哥和二信嫂是外乡人，搬到孙家屯有五年多。听说二信哥过去给地主扛活，因为受不了地主的虐待，跟东家闹翻了，他放火烧了地主的粮仓，就领着二信嫂跑到这里来。在屯里租了几亩地，种点青菜，农忙时再给人打几个短工。二信嫂挖点野菜，拣点秋果，就凑合糊住了嘴。两口子对人都很诚恳、心直，特别是二信嫂，待我就跟对小弟弟一样亲近。

二信嫂本来有个一岁的孩子，日本鬼子打来那年，被一

个鬼子用刺刀串死了。当时，二信嫂抱着血糊淋拉的孩子，哭得死去活来，鬼子却在一旁哈哈大笑。二信哥没有掉泪，只是咬着牙，攥着拳头，心里发恨地想着什么。他拉着二信嫂说：“算啦，哭有什么用？妈的，我叫他们不得好死！别哭啦，有命咱们再生一个。”以后，二信嫂想起孩子，就一个人在屋里掉眼泪。

我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你坐一会儿。”

“好，我坐一会儿。”她坐下以后又说，“也不知道二信跑哪去啦？”

“出不了事，”爸爸说，“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”

二信嫂长叹了一口气，在火盆上烤着手说：“二信这人就是个二杆子（楞的意思），我听说他到团山子看死鬼子去了。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还往外跑个什么劲！”

爸爸再没说话，屋里又沉默了。

窗台上的豆油灯，闪着暗黄色的微光，发出一股油腻味。爸爸用火筷子夹了一块红枣般大小的火炭，放在烟锅上点着烟。这时，就听外面有人走进院子来，雪被踩得吱吱的响，脚一落地的时候，还隐约发出一种铁器的声音，不像老百姓的脚步。我和爸爸都在发楞，二信嫂侧耳听了听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唄！”那人说着推开门走进来。

原来是二信哥！他站在屋子中间，插着腰，胸脯起伏着。什么事使他这么兴奋呢？我发现他个子仿佛有点高

了，我往他脚下一瞅：嗨，穿了双日本大马靴，后跟上的刺马针闪着亮光。他把脚往上一抬，得意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，不赖吧？”

二信嫂瞥了一眼，满脸带气地问：“哪闹来的？”

“在团山子拣来的！”二信哥一屁股坐到炕沿上，两脚一并，鞋后跟一碰，马靴发出嚓的一声，说：“死鬼子都躺在沟里，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可拿的，就剥了一双大皮靴。这玩艺很暖和。”

二信嫂忌諱地往里偎了偎，和二信哥拉开了距离，同时把脸扭过去，责备道：“你真是够呛！我不许你把这脏东西带家来。”

“咳，这怕什么！”二信哥满不在乎地说，“东洋鬼子死了，咱们还不许拣点洋货啊！”

爸爸瞅瞅二信嫂，又瞅瞅二信哥说：“东西倒没有什么，不过以后少干这些事，闹不好就会出麻烦。”

二信哥往前凑了凑，对爸爸说：“今天那些人干的真猛，也不知道他们有个军名没有？咱们去干要不？”

爸爸在火盆沿上磕掉烟灰，摇摇头：“闹不清楚。我还是告诉你，以后少干拣破烂的事！这没有好处。”

二信哥是个有话就说，有火就冒的人，他爱说爱动，而且胆子特别大，老爷庙的泥胎他都敢动一动。凡是有钱的人他都恨，连有钱人家的小猫小狗，他都恨得咬牙切齿的直跺脚。前年，他一石头砸死了老屯长的哈巴狗，晚上偷着把狗皮剥下来，缝了个皮褂子，套在棉袄里。爸爸和二信嫂都

說他不該为这些小事去惹禍。可是他却不当回事地說：“狗仗人勢，財主的狗也跟財主一樣，都不是好東西。”

灯油熬干了，火苗跳了两下就灭了。二信嫂推了二信哥一把：“回家睡覺去吧！”

他們回后院去了，爸爸插上門，慢慢吞吞地脫下衣服，上炕躺下。

我也脫光了衣服，把被子卷个筒，鑽进去。

外边下雪了，雪花沙沙沙地打着窗戶。我这个人睡覺特別快，只要腦子不想事，閉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……

忽然，几下輕輕的敲門声，把我从夢中惊醒，外面有人小声喚道：“老王，開門，我是老孟啊！”

爸爸匆忙爬起来，披上衣服去開門。我虽然醒了，但沒有勁，也沒有吭声，靜靜地听着動靜。

爸爸領进一个人来，又拿笤帚給他身上扫雪，而后讓他坐在炕沿上，非常亲热地說：“我說老孟，真沒想到你会来，你先坐，我開盆火你烤烤。”

这位老孟也沒有客气，点了点头，把一只脚蹬在炕沿上，解开脚脖子上的細繩帶子，脫掉靴鞋。

爸爸把火盆放在炕上，架了些木柴，划亮洋火烧着。火苗子越烧越旺，屋里亮了，也暖和了。我看清这个陌生人是個方臉盤，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。他指我問爸爸：“老王，这就是你儿子吧？”

“嗯。”爸爸偏过脸，听听我有沒有什么動靜，說，“他睡了，有什么事你就快說吧！我知道你无事是不会来的，这些

日子可把我急坏了。”

听爸爸的口气，他們是要說什么秘密事情，并且还要避諱我。怎么办？我是装睡呢，还是告訴他們說我已經醒了？我想了想，还是躺着不动弹，装着睡熟的样子，好讓他們痛痛快快地談話！說老實話，这个时候我的确想一下子睡过去，可是眼睛閉得越紧，越是睡不着。他們的談話是那样新鮮，有的地方我听得半懂不懂，不过从他們談話的中心意思听來，我感覺到他們要干一件大事情，組織起来反滿抗日。

“上級決定我在这个地方当書記，”那个老孟說，“要很快地建立起組織，領導人民进行斗争，扩大我們的游击队。”

“今天游击队干得很好，对群众影响很大。”爸爸接过去說，“我是什么任务？”

“你暂时担任游击队的情报員。你要注意培养发展人，先找可靠的親屬，建立一批骨干。”

接着，他們詳細地研究了屯里的情况，安排了計劃。我还听爸爸提到过大姨父和二信哥。

我閉着眼，一声未吭，傾听他們的談話。脚底下的被子露脚了，从破窗戶眼透进来的冷风，吹进被筒里，把我屁股蛋吹得冰凉。我不敢动，惟恐打攪他們的談話。真是越渴越吃盐，越冷越打颤，本来我想一直不吱声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尿了，憋的我小肚子直痛。不行！实在憋不住了！我不得不把被子擦起来，說：“我要撒尿。”

爸爸一下子就猜准我是装睡，扯着我的胳膊問：“我們

的話你聽見沒有？”

這時候，火盆里的木柴還在忽忽地燒着，在火焰的紅光下，我發現爸爸的眼睛，閃射着逼人的亮光。我一腳蹬着炕沿，擰着屁股，想躡下地，可是爸爸那有力的大手，死死地抓住我胳膊不放，他又重復了一句：“你聽見了沒有？”

我吞吞吐吐地說：“你們說要反滿抗日，你是什么情報員，我都沒有聽見。”

爸爸揚手就給了我一脖拐。我借着他這一巴掌的推力，躡下地，一手摸着痛得發癢的脖子，走到外屋，對着門縫，把尿尿到外邊去。好冷呀！我牙齒不住地上下磕碰，渾身打着顫顫，三腳两步跑回里屋，上了炕，鑽進被窩，即刻把腦袋用被子蒙上，防備爸爸再給我一巴掌。

那個老孟說：“我說老王，你這脾氣可不怎麼樣，干啥要打孩子！”

“咳，”爸爸說，“其實我就這麼一個，我也挺疼他，就是我這手，賤脾子，不知不覺地就揚起來啦。”

那個老孟，扒開我頭上的被子，他滿面胡楂的臉貼在左頰上，親切地說：“虎子，你不認識我吧？”

“我不認識你。”我問他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叫虎子？”

他說：“知道，你爸爸告訴我的。”

我坐起來，披著被，又問：“你早就認識我爸爸嗎？”

“嗯，”他說，“在礦山上認識的。”

爸爸用手擦我的肩膀，但語氣溫和、幾乎是用商量的口氣說，“別問啦，快睡覺吧。”

“讓他多知道点事情也好，”那个老孟又說，“以后他也得做工作咧！”

这宵，他就住在我們家里。他給我講了許多从来沒有听說过的事情，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，但我觉得他講的句句都是真情实意。听了他的話，死葫芦头都能开了窍。这人真好，又和藹又亲善，在他身上，我感觉到有一种說不出来的溫暖。我敢說，我已經爱上他了。

三

日子过的真快，一眨眼，炎热的七月就来到了。

自从老孟来了以后，抗日地下工作很快地就开展起来了，山里的游击队也壮大了。爸爸是游击队的情报員，我是爸爸的情报員。为了工作的便利，我当了猪倌，整天和猪混在一起。

我們的工作是秘密的，究竟有多少人我不知道：我就知道大姨父和二信哥常到我家里来。在这方面爸爸从来不对我說，我也不主动問他，因为我們有这样一条紀律：不該知道的就不要問。不过爸爸对我还是信任的。

有时候，孟書記来給他們講些什么，我就到外边去放哨。我是他們之間的聯絡員，来回传信的时候还說暗語呢，那些暗語可有意思哩！

有一天，爸爸干活回来，疲憊地躺在炕上睡着了。我眼皮剛合上，猛然，屯里到处鸡鳴狗吠。我伸手捅了捅爸爸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听，这是怎么啦？”